

往来以礼

戴 燕 著

w a n g l a i y i l i



往来以礼

戴 燕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来以礼/戴燕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7

ISBN 978-7-101-09316-2

I. 往… II. 戴…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书评-中国-现代-选集③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②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8572 号

书 名	往来以礼
著 者	戴 燕
责任编辑	李世文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0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316-2
定 价	28.00 元

自序

风把黎明的天空吹得干爽，
吹得风筝一动也不动。
不是不动，是在高高的天上，
不停地飘扬。

是在不停地飘扬，
这一边牵着它细细的线头。
逆风，顺风，
一点一点地保持平衡。

啊，记忆中的湮没的沼泽，

消失的城市，颓丧的人群，
还有干爽的天空……

风吹着风筝一动不动，
不是不动，是在高高的天上，
听不见它的声响。

这是日本作家中村稔的一首诗，名字叫《风筝》，我很喜欢。因为那只看似静止的风筝，不但承载了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负有万钧之力，同时也承载了时光的流逝，经历沧海桑田。奇怪的是，每次读起这首诗的日语原文，不知为什么，在我脑子里常常出现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画面是从谢灵运“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的诗句里化生出来的。我还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庄子》中“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大概是大鹏也好，潜虬、飞鸿也罢，都和中村稔的风筝一样，有一种默然的却是不可移易的超自然力量。

这可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分裂”的阅读。日本的风筝，与中国的大鹏、潜虬和飞鸿当然不同，首先风筝只是

一个普普通通、日常可见的东西，不曾像大鹏、潜虬、飞鸿它们被渲染夸饰，被赋予了神性。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它们之间的差异也相当明显。说起来，自从大学毕业论文选定了与日本有一点关系的题目，我的读书与写作，大概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就仿佛两个并置的坐标，相互对照、相互牵连，有时候浑然一体、难分彼此，更多的时候，中国是我观察日本的起点，而日本是我反思中国的契机。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是我在这些年陆陆续续写下的有关中国和日本的随笔及评论。由于大多是为报刊所写，长长短短，几乎都是为了配合当初版面的要求。至于内容，拉拉杂杂，则要比篇幅更加散漫、参差，虽然万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围绕的还都是书。这里面，大部分文字与日本的中国学有关，但偶尔也涉及别国的汉学。还有一部分谈论的中国的书，有关乎文学史的，也有零星的学术断想。唯一与书无关的似乎只有《枇杷树》，这原是给一些朋友的信，在这里第一次正式发表。

还是在学生时代，读到过中野重治的一篇很短的散文《菊花》，散文的全部，是一个爱花的大叔田所冬吉的独白。

据大叔说，他曾有过泛爱一切花儿、尤爱“那开在原野、路边上的花儿”的少年时代，长大后有了自己“亲手培育秧苗、眼看它开出花儿来”的想法，却由于“第一没有买这些秧苗的钱，第二便是买了秧苗，也没有栽种的土地，第三即使有了土地，又没有浇水和搞遮阳设备的时间”，始终未能实现，结果“只要是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去夜店的花房看看花儿，或在路边上看着道旁的花朵，就很感欣慰了”，及至后来进监狱，守着母亲送来的菊花，看它们仅靠一点点的水和阳光，就芳香浓郁，花瓣如象牙般美丽，才恍然明白：“无论到了怎样的环境，就在那里依靠自己的全部力量生存下去，这就是花儿的心灵，是花儿的生命。”虽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按照大叔的说法，他对花儿的感情及认知并不相同，可是有一点让人惊讶的地方，就是在谈到各种各样的花儿以及自己油然而生的感想时，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丁点儿厚此薄彼的态度。这种随遇而安、坦白淡定的心理，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之境界”，也就是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再到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第三境，在如此的层层递进、步步提升中表现出来的紧张心情，是有多么的不同。田所冬吉大叔，他莫不是怀有一颗视众生平等、万物齐一的慈悲心？

以上《菊花》的引文，出自我年轻时发表的译文，稚嫩的文字，现在回头去看，恐怕完全负担不起中野重治的成熟、深重的灵魂。不过文学有文学的好处，它有着极为纤细、柔软的敏感的神经，原本就可以做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此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在做翻译，不如说是借由中野重治的笔，轻轻地触碰到“日本的心”。

就像那些花儿一样，我相信书也有自己的心灵，有自己的生命。这样说来，读书就是读心，为书而写就是作生命的交换。不管书写用的哪一种文字，不管作者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心其实很容易沟通弥合，而生命也都有同样宝贵的价值。

是以为序。

2012年11月30日于光华楼

附：中村稔《風》

夜明けの空は風がふいて乾いていた
風がふきつけて風がうごかなかった
うごかないのではなかった 空の高みに
たえず舞い廻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だった

じじつたえず舞い廻っているのだった
ほそい紐で地上に繋がれていたから
風をこらえながら風にのって
こまかに平均をたもっているのだった

ああ記憶のそこに沈みゆく沼地があり
滅び去った都市があり 人人がうちひしがれていて
そして その上の空は乾いていた……

風がふきつけて風がうごかなかった
うごかないのではなかった 空の高みに
鳴っている唸りは聞きとりにくかったが

目 录

自 序	1
京都寻书记	1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26
点滴书外事	46
遇见高桥和巳	55
“一向倾心周作人”	84
我观“异域之眼”	97
千年万里两薪传	119
往来以礼	130
可感的物质与想象的文化	152
早期东洋的《中国文学史》	160
闲话日语教科书	166

《背影》的消失和“革命”的预兆	176
文学史：一个时代的记忆	184
回到文学	198
今夜客不再来	203
成一家之言	212
抒情美典的创造	216
谁肯把一生托付给小说（外四则）	220
枇杷树	228

京都寻书记

看过近代前辈往日本访书的故事，也看过他们访回的珍贵书籍，记得住的是泡在艰苦和辛酸里的一丝欣慰，却怎么也想不出踱进书铺的杨守敬、董康们穿的是袍褂还是洋装，是拖了一根长长的惹人眼的发辫，还是剪了“革命党”的短头？我试着揣摩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欲从邻国找回旧日光荣梦想，借一脉文化重振山河的心境，却好像很难体会到那种“礼失求诸野”的心情。因此所谓寻书，对我来说，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兴亡继绝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观个东洋景罢了。

—

在日本逛书店可和在中国不同，日本的书极贵，不大

可能由着性子去买，我去书店往往是为了一饱眼福。出版物种类太多，绝大部分进不了大学的专业图书馆，一些流行通俗读物，也不在收藏之列，逛书店可以弥补在图书馆看书的这份不足。

书店是开架的，只要架上没贴“请不要久留”的纸条，就可以呆一会儿，抽出想看的书，静静地翻看。书和杂志分开，书的摆法同国内一样，以学科分类，进门便找得到想去的地方。稍大的书店有近期出版和畅销读物的专柜，还有一些特别的角落，集中摆着名作家的新旧作品。我最初见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的几乎全部著作，就是在京都四条的淳古堂书店，书排在一楼专放比较受一般文化人欢迎的书的书架上，旁边插着印有作者姓名的醒目字牌。当时看不到有人来买这些书，因为他的小说并不容易读。后来他获奖的消息使新闻界大为兴奋，电视记者追着行人采访，被问到的人几乎都答，不好意思，没看过他的著作，也证明了大江的作品本不在雅俗共赏之列。据说文学界是准备了他得奖的，但拿不准哪一年，被认为有希望得奖的另一位作家安部公房，却已成了古人。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尽管买者星稀，书店还是把他的书仍然归于



京都的櫻花季



京都大学时钟台

流行或待流行一类。看了 NHK 赶做的讲述其父子故事的片子，下决心破例买一本小说即他的《个人的体验》时，不过两三天工夫，各个书店为他设置的角落就已经豁然腾空了。趁着京都大学生协新书店开业，我一早急忙赶去，抢到手的只是较早出版的《性的人间》一册文库本而已。

淳古堂是京都最大的书店，书的种类多，新书进得也快，在京都繁华的四条街上，人进人出，摩肩擦踵，去过两次以后就发觉这里只适合走马观花，瞧个热闹，却不大可以站定了慢慢细看。从四条到三条这一带黄金地段的不少书店都是这样，买书方便，看书却不方便，如果想细看的话，不如去那些离市中心稍远的地方，找一间门面稍小的书店钻进去，那里边顾客不多，不会有人不停地在身边挤来挤去，也不用担心呆久了妨碍别的读者。

这样的书店不算少，京都北边高野川附近，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叫丸山书店。丸山书店开在一片新式住宅区中间的商业街上，卖些谈不上学术和专门的普通书籍，从近期的新闻、电视、漫画、求职杂志到旅游手册地图、主妇持家必读，从流行诗集小说到佛道气功相术，从中小学教材到儿童不宜看的相集，种类相当齐全。这一

家书店大概比较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所以我从来没看它冷清过。闲来踱进书店，有点像逛北京的书摊，东摸摸，西翻翻，便能对世态人心有一点感受。我最喜欢丸山书店的地方，还在于它二十四小时营业，就像那些方便顾客从不关门的日夜商店，灯火长明。有一天晚上书正念到兴头上，遇到两个难解的词，手里的辞书不够用，于是想到去丸山书店看看，在那里查完辞典又翻书，看钟时已经凌晨两点。

有了这回经验，我往丸山书店去得更勤，即便不看书，也要看看书架上添了新书没有，渐渐地也能发现什么样的书销得快，什么样的书不大有人买。后来我还养成了夜晚散步到书店的习惯，看到深夜的书店里多是背着大书包骑车路过的男生，轻轻走进来轻轻翻一会儿漫画或者体育杂志然后离开。我从这家书店明白了许多事情，但独有一样却始终迷一样搞不懂，就是足球啦篮球啦一类的体育杂志为什么全归男人看？书架上立着“给女性”、“给男性”的小纸牌，正如楚河汉界把女性读者和男性读者面对面截然分在两边，我虽然好奇，也壮不起胆子越过界线去探探面向男性的杂志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只好老老实实看那些